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蜃樓志

第三回 溫馨姐紅顏歎命 蘇笑官黑夜尋芳

春雲薄，樓前有女窺簾箔。窺簾箔，心香一瓣，為郎焚著。回身向抱今非昨，夜深暗打燈花落。燈花落，有何佳兆，教奴認錯。

院宇無人移鶴步，踏破蒼苔，那管衣沾露。漫指山幽叢桂處，雲迷不見陽臺路。

唧唧秋蟲吟不住，伊笑儂癡，儂自尋歡去。烏鵲休將河鼓誤，天孫昨夜開窗戶。

如今不說蘇氏翁結識英雄，要題溫家女流連花月。聖人云治容誨淫，分明是人不要淫他，他教人如此的。蓋因女子有幾分姿色，他便顧影自憐，必要好逑一個君子，百般的尋頭覓縫，做出許多醜態來，全在為父母的加意防閑，守著「男女有別」四字，才教他有淫無處可誨。《禮》經云：「十年出就外傅，居宿于外，男女不同席，不同柅架，不同巾櫛。」種種杜漸防微之意，何等周密。世人溺愛小兒女，任從一處歪纏，往往幽期密約，蔽日瞞天；雨意雲情，翻江攪海，那為父母的，還在醉裏夢裏，說道：「他們這點年紀曉得什麼來。」噫，過矣！

穴隙逾牆人共曉，何須庭訓與師傅。

溫素馨繡閣藏嬌，芳年待字，生得來眉欺新月，臉醉春風，只是賦情冶蕩，眼似水以長斜；生性風流，腰不風而靜擺。從那日在樓下與笑官談笑之後，蕩心潛動，冶態自描，每日想笑官進來頑耍。這日在他生母蕭氏房裏下了幾局圍棋，已是掌燈時候，只見他父親笑嘻嘻走來，對蕭氏說：「素馨年長，我還未曾擇婿；蕙若看來要許蘇家的了。他家移在花田，大約來春過禮。」又對他道：「你不要對妹子提起，省得又添出一番躲避。」素馨答應了走出，心中一憂一喜。憂的是妹子配了蘇郎，自己決然沒分；喜的是父親不教躲避，我亦可隨機勾搭。

走到惜花樓下，因天氣漸涼，兩人的臥房已都移到樓上去。素馨上了胡梯，蕙若迎到，說道：「姊姊為何此刻纔來？」

素馨道：「我下了兩盤棋，所以來遲。妹妹在房中做些什麼？」

蕙若道：「我繡了些枕項，身子頗倦，到姊姊房中，看見桌上的《西廂記》，因看了半出《酬簡》，就看不下去了，這種筆墨不怕坐地獄麼？姐姐，還有什麼好的，借妹子看看。」素馨道：「沒有別的了，就是這曲本也不是我們女孩兒該看的，不要前頭去說。」蕙若道：「妹子曉得。我們吃晚膳罷。」素馨道：「我不吃了。」蕙若往他房去吃完晚膳，略坐一會，也就睡了。

素馨自幼識字，笑官將這些淫詞豔曲來打動他。不但《西廂記》一部，還有《嬌紅傳》、《燈月緣》、《趣史》、《快史》等類。素馨視為至寶，無人處獨自觀玩。今日因蕙若偷看《酬簡》，提起崔、張會合一段私情，又燈下看了一本《燈月緣》真連城到處奇逢故事，看得心搖神蕩，春上眉梢，方纔睡下。枕上想道：「說蘇郎無情，那一種溫存的言語，教人想殺。說他年小，那一種皮臉倒像慣偷女兒。況且前日廝纏之際，我恍恍兒觸著那個東西，也就使人一嚇，只是這幾時為何影都不見？」

又想道：「將來妹妹嫁了他，一生受用。我若先與他好了，或者蘇郎告訴他父親，先來聘我，也未可知。」又想道：「兒女私情，怎好告訴父親，況妹妹的纔貌不弱于我，這段姻緣多分是不相干的了。」一時胡思亂想，最合不上眼，披衣起來，手剔銀釵，爐添沉香，鏡臺邊取了筆硯，寫道：

新秋明月，窺人窗下。阿奴心事難描畫。蓮瓣拖鞋，銀燈著花。拈來象管烏絲，寫「柳腰瘦來剛一搦」。他既愛咱，咱如何不愛他？冷著衾兒，熱著心兒等呀。提了他的乳名兒，吶吶喃喃的罵。我的俏冤家，同誰閑磕牙？奴葳蕤弱質，看凋謝。願得紅絲牢繫足，他不負咱，咱如何敢負他？

寫畢，低低的念了幾遍，落下兩行情淚。側聽譙樓已交四鼓，仍復上床躺下，朦朧睡去。只見笑官走近床前，說道：「姐姐，這麼好睡？你的花轎到門了。」素馨笑吟吟的說道：「人家睡著，你怎麼就到床前來，也不怕丫頭們看見！」那笑官坐在床上並不做聲，伸手進他被裏，細細的撫摩一會。將次摸到愛河邊際，素馨假意推他道：「這個摸不得。」笑官連忙縮住手，道：「不敢。可惜姐姐一身羊脂玉，被別人受用。」

素馨道：「好兄弟，我說摸不得是頑你的，你要怎樣，只好由你。那一個敢受用你姐姐？」笑官道：「你早已許嫁烏江西了，我受用的是蕙妹妹，與你撒開。」素馨急道：「兄弟，你好薄情！」

笑官道：「我便是情厚，你的花轎已經到了，有甚想頭！」素馨聽了此言，也不顧羞恥，赤身坐起，扯著笑官的手哭道：「好兄弟，姐姐愛你，定要嫁你，你娶了我妹妹，我情願做妾侍你。」笑官道：「你偷上了小烏，情願嫁他，如何又說愛我？」把手一推，素馨忽然驚醒。窗外下了幾點微雨，那曉光已透進紗窗了。素馨面上流淚未乾，將摸未摸之物，津津生潤。

想道：「好怪夢，我妹妹要許蘇郎，父親說過；那個烏江西先偷上我，我便嫁他？放著蘇郎不偷，我就是沒出息的了，又要我尋什麼小烏。」又想道：「他每日要到花園中茶縻架來解手，我今日且到園中候他，等個機會。」須臾，日上三竿，起身梳洗，出色打扮，但見：

輕勻脂粉，盈盈出水芙蓉；斜簪雲環，隱隱籠煙芍藥。黃金鳳中嵌霞犀，碧玉簪橫聯寶髻。眉分八字，渾同新月初三；耳掛雙環，牢繫明珠一對。紅羅單褲，低垂玄色湘裙；白縐長衫，外罩京青短褂。

正是：

鳳頭婉步三分雨，鴉髻斜拖一片雲。

素馨梳洗已畢，又對鏡端詳了一回，丫頭送上茶湯，呷了幾口，便對丫頭說道：「你在樓下等著，我到園中去看看桂花就來。」即擺動金蓮，一霎時進了園門。走過迎春塢、玩荷亭，曲曲彎彎，已到折桂軒外。心中想道：「那邊是書房到茶縻架必由之路，我只坐在軒裏望著就是了。」慢慢的走進軒中。

原來老溫人品雖然村俗，園亭卻還雅馴。這折桂軒三間，正中放著一張紫檀雕几、一張六角小桌、六把六角靠椅、六把六角馬杌，兩邊靠椅各安著一張花梨木的榻床，洋銳炕單，洋藤炕席，龍鬚草的炕墊、炕枕，檳榔木炕几。

一邊放著一口翠玉小磬，一邊放著一口自鳴鐘。東邊上首掛著「望洋驚歎」的橫披，西邊上首掛著吳剛斫桂的單條。三面都是長窗，正面是嵌玻璃的，兩旁是雨過天青蟬翼紗糊就的。窗外低低的一帶鬼子牆，牆外疏疏的一二十株丹桂。馨姐坐下想道：「蘇郎此刻不知可曾早飯否？早些來便好，倘若遲了，母親同丫頭們來到這裏，豈不弄巧反拙？」因對著這將開未開的桂花玩了一回，又歎了一回，道：「奴與桂花一樣，只是你不久放開，飄香結子，奴不知還在何時哩。」正在沉吟，忽見桂林中有人站著，馨姐認是笑官，正欲喚他，卻見這人面貌黑黢黢的，身量也比笑官長大了許多，就在紗窗裏面往外瞧看。此人一手撩起小衣，一手拿著累累墜墜的東西，在那邊小解。馨姐一見，嚇得心頭弼弼的亂跳，私下道：「這人不知是那個，虧得他不曾見我，倘若被他看見，不是今朝要上當了麼。」一頭想，早已紅透桃腮，香津頻咽。那人解了手也就去了。

馨姐等了一回，心中煩悶，深恨笑官無情，不如回房去罷。

看官聽說，馨姐此一恨也就無謂之極了，他並未曾約你在此相會，你又未嘗遞一個信兒與他，說我在此等你，那個是你肚裏蛔蟲，猜著你的尊意？因是心情顛倒，一味胡思。

然而他們邪緣該合，這馨姐走不上數步，只聽得後面叫道：「姐姐為什麼一個人在這裏？」馨姐猛然聽見，只道還是方纔那人，心上老大吃驚，低頭竟走，不敢做聲。

後面又叫道：「好姐姐，為何今日不理我？」一頭說，已走至背後。馨姐回頭一看，原來是笑官，便道：「我看了好一會桂

花，要進上房，你叫喚我做甚？」笑官道：「好姐姐，我有話告訴你。這軒裏無人，略坐一坐罷。」即挽著他手來到軒中。馨姐道：「你不理我罷了，為什麼又扯我進來？」笑官道：「好姐姐，你方纔不理我，我怎敢不理你？」馨姐道：「你早上…」纔說出三個字，就縮住口了，原來他還記著夢哩。笑官道：「我早上沒有什麼呀。」馨姐道：「我問你，早上為何不進來走走，莫非怪我了麼？」笑官急得亂咒道：「我若怪姐姐，就是那豬狗！」馨姐忙陪笑臉道：「兄弟受不得一句半句話便要賭咒，何苦呢？」笑官道：「總是我瘟倒運，從著這個先生讀書，一早起來做功課，到晚還不得空，影兒也不許離開書房。」馨姐道：「兄弟，你也不要煩惱，這讀書是好事，將來還要中舉人、中進士做官哩。」笑官道：「我也不想中，不想做官，只要守著姐姐過日子。」說罷，走來同坐在一張椅上，左手勾著馨姐的頸，將臉漸漸的偎上來，說道：「姐姐今日越發打扮得嬌豔等，我要聞一聞香氣。」那隻右手卻從衣襟下伸進去了。馨姐半推半就，也將一隻手搭在笑官肩上，說道：「兄弟，莫頑，被人看見不雅。」笑官道：「此刻再沒人來的。」

一頭說，這隻右手在胸前如水銀瀉地一般淌來滾去。又如孩子啞奶頭一樣，得了這個又捨不得那個。細細的將兩點雞頭小乳摩弄一番，便從腰胯下插入妙處。馨姐身子往後亂縮。這笑官一手緊緊摟住，真個魄蕩魂飛。馨姐已入情鄉，也就不大保護。

笑官正要扯他褲子，吾欲云云，不料小丫頭來請吃飯，一路的喊來。馨姐遠遠聽見，忙打開笑官。這笑官道：「明日先生到廣糧廳去，我夜裏進來罷，你不要關門。」素馨點了點頭，即便走出，那丫頭差不多已到面前了。馨姐說：「吃飯罷了，忙些什麼！」丫頭道：「飯已擺下了，二小姐叫我來請的。」又說道：「大小姐，你右邊鬢上鬆了些。」馨姐道：「方纔被花枝札亂的。」即將手掠了一掠，扶著丫頭回去。正是：

魂驚杜宇三更夢，棒打鴛鴦兩處飛。

這笑官消停了一會兒，纔敢出來。到了書房，匠山問道：「為何去了許久？」笑官不敢做聲。春才道：「想必他是捉蟋蟀去的。」匠山也不理他，吩咐笑官道：「但凡一個人，父母付我以形骸，天人與我以情性，就有我一番事業了。你們此刻讀書，則經史文章就是你們事業，餘外皆可置之不問。」這笑官諾諾就坐，心裏想道：「我看你年紀也不很老，難道就不懂得一點人情，天天說這樣迂話？我恍恍兒記得，書上有什麼『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』，這就不是聖賢教人的話麼？」又想道：「好一個有情的溫姐姐，方纔若不是丫頭一路叫來，我已經嘗著滋味了。」

又轉念道：「幸喜得我還溜亮，下手得早，摸著那個東西，明天晚上就盡我受用，再無推託了。只是先生雖去，還要生一條好計遣開眾人纔好。」這叫做：設就牢籠計，來尋窈窕人。

話提兩廣總督慶公，單諱一個喜字，是個國家的長城，庶民的活佛，智勇兼備，文武全材。也係功勳之後，由戶部司員洊升副憲，後因隨征有功，加尚書銜，放了雲貴總督，再由浙閩調兩廣，撫剿洋匪，都中機宜。這日從沿海一帶柑閩回來，尋思：「這粵東雖然富庶，但海寇出沒無常，難保將來無患。這督、撫、提、標及各鎮協營，堪資陸路城守。凡沿海各營都是有名無實，倘猝然有警，殊費經營。」又想：「近海州縣居民，多有被人逼迫入海為盜者，倘綏之以恩，激之以義，誰非父母妻子仰賴之身，必欲自尋死路？」因刊了告示，遍貼曉諭：兩廣督師慶，為思患預防、募收鄉勇事：照得本制府叨蒙懷眷，秉鉞炎方，歷任有年，事宜詳悉。

一切未雨綢繆之意，爾官吏軍民人等諒所稔知。茲因洋匪伺釁騷擾，撓亂海隅，劫我人民，掠我商賈，本制府既分飭各鎮將等協力擒拿，仍不時訓練親標，翦除妖孽。雖海氛乍靖，而餘逆未殲，上負主恩，下軸民望，焦慮實深！因念爾沿海居民，多被逼脅入海為盜者，今赦其既往之愆。如果技勇超群，奮思投效，不妨赴該州縣衙門報名註冊，著州縣官申送來轅，聽候甄別錄用。其材力殊科者，酌給月俸，俾其還鄉，協同營弁，隨時堵禦，捍護鄉村，一俟擒斬有功，彙題授職。庶幾無事則共相守望，有事則倡義同仇，于捕盜事宜不無小補。本制府言出賞隨，各宜努力，毋得自誤功名。特示。

慶公出示後，各州縣紛紛投報者約數百餘人。慶公自經考選，分為三等，上等等每月俸銀三兩，次二兩，又次一兩，皆出宦囊，並未動一毫國帑。這個人自為守、家自為防的主意，雖未必能弭盜，而民之為盜者卻就少了許多，庶乎正本清源一節。

這八月初三日，慶公接著旨意，調任川陝，所有總督關防，暫交廣東巡撫屈強署理。慶公一面交代，想著這鄉勇一事，後人未必肯破慳為國，當即會同撫院三司，商量一宗公項，為將來久遠之計，更欲立碑一通，以紀其事。因思廣糧申倅是個翰苑名流，論他撰述。申公向來原佩服慶公的，從前祝壽詩中曾有「我非干謁偏投契，公有經綸特愛纔」之句，所以一諾無辭。

但申公案牘勞形，暫借詩詞消遣，這古文繁重，那有心緒做他，因請匠山代筆，約他衙中晚敘。這日傍晚，帶了申蔭之一同出去。

列公聽說：匠山未去之先，這笑官肚中已不知打了多少草稿；匠山一去，就如郊天大赦一般。方欲開談，那春郎早跳出位來，說道：「好混賬的先生，日裏不去，偏要夜裏！我們三人賭他半夜錢罷。」烏岱雲道：「我也要回去頑頑，少陪了。」

笑官正中下懷，因假作正經道：「書房中不好賭錢的，老春不要太高興了。我也不回去，也不賭錢，還是多睡一回養養神好。」

春才道：「你今天也學起先生來了！我不管你們，還是進去與姐姐鬥蟋蟀罷。」笑官道：「這個一發使不得，我要告訴先生的。」春才也不理他，兩三跳跑進去了，笑官暗暗跌腳道：「這不是又多了一會耽擱了！」悶悶的只盼太陽落盡。

須臾，掌上了燈。吃過夜膳，打發家僮們去了，進了西軒，歪在床上。約略一更人靜，慢慢的出了房門，來到園門口。這門是裏邊控上的，被他輕輕的開了，悄悄走到園外來。但見一天月亮，四壁蟲吟，樹影參差，花香濃馥。遠林中微微弄響，心中也很吃驚，只因色欲迷人，便是開膽前去。迤邐尋來，早到惜花樓下。只見人聲寂寂，兩扇朱門已經閉上，推了一推，分毫動。側耳細聽，裏面隱約有人，卻又辨不出那一個的聲息。笑官道：「難道姐姐忘了不成？」又想：「決無此理。昨日在軒中那種可憐可愛之情，何等濃厚！臨別點頭會意，決不爽約的。想必還在前頭，否則老春吵鬧。噯，老春，我與你有什麼冤仇，你來阻我好事？你看霎時月色無光，想必要下雨了，這怎麼處！」左等右等，約有一個時辰，聽得更鼓已交三下，心中悔恨，又下了一陣微雨，只得冒雨而回。

石路已濕，滑了一交，爬起來好不懊惱。一步一步閃進園門，到自己房中和衣睡倒。定了一會神，卻又想起來，替他圓融，道：「姐姐再不這樣無情的，必有原故。只是我千難萬難，巴得一空，如何再得機會來。」又屈指一算，道：「到這中秋節下，先生必要放學，我如今將功課緩些下來，只說節間補數，先生自然准的。明日清早先生不得就回，我跑進去問個明白，約一後期便了。」想定主意，也就脫衣睡著。所謂：劉郎未得天臺路，只有相逢栩栩園。

再說素馨這日也就同笑官一樣的，巴著天晚。到了午後，有一個兩姨姊妹施家的女兒來看姨母，素馨推身子不好，不去陪他，他偏到房中來探望。因是向來投合的，只得同他敘了一回閑話，送了出去。巴到傍晚，只見春郎笑嘻嘻的，叫人拿著許多蟋蟀盆，跑上樓來叫道：「今日好了，先生一夜不回來，姐姐，你的『蟹殼青』，快拿來與我這隻『金翅』鬥一鬥！」素馨道：「我不同你鬥，前日媽罵過一遭了。」春郎道：「不怕他的。他再罵我，我就尋死。他房裏不放著刀麼？那天井裏的井有蓋子麼？我尋個死，叫他養個好些的出來。」素馨道：「不要說癡話，說的便是狗。」春郎道：「我只要這麼做作，不怕媽不央及我。我難道真個尋死？你說我好不好乖哩。」

素馨道：「我今日心上不耐煩，你去同妹妹頑罷。」春郎道：「妹妹同施姐姐在外邊吃酒呢。你不高興，我去叫了蘇兄弟來，我們三人頑他一夜。」說罷，竟要出去喊他。

素馨扯住道：「不要鬧了，我不喜歡他。」春郎道：「你向來喜歡他的，怎麼今晚不喜歡起來？想必他近來學了假道學，得罪姐姐了，我替他陪禮罷。」就是一個揖。素馨又好氣又好笑，只得同他鬥了一回。無奈春郎的蟋蟀再不肯贏，一連打輸了十幾個，

春郎再不肯歇，素馨只得將這隻蟹殼青送了他，方纔歡歡喜喜下去。

素馨想道：「今日施家妹妹在此，料來要到後邊來宿的，蘇郎若來，必定不穩，我須先到園中候他來，說明了纔好。」正要下樓，只見他媽蕭氏挽著施家女兒小霞，同了蕙若，並幾個丫頭，一群兒說說笑笑的走上樓來，素馨只得迎上前去。小霞道：「姐姐身子不好，何不早睡，還做什麼活計？」素馨道：「也沒甚大不好，有些怕風。」蕭氏道：「想必著了點涼。施小姐要來看你，我同著他來的。」

你今日身子不好，妹子又小，停一會同到我房中去睡罷。」

素馨心上一寬。只是這班人說了許多閑話，再不肯下去，

素馨懶懶待待的。小霞道：「我們不要捉弄他了，到蕙妹妹那邊下棋去罷。」因走過蕙若房內。

素馨和衣睡在床上，再也不敢下去開門。直到雨過天晴，方纔聽得他們出去，剩幾個丫頭在樓作伴，伺候了半夜，放倒頭已不知天南地北。素馨聽得明白，下了床，拿著燈，悄悄的開了房門。下了樓梯，將西角門輕輕的開了，卻不見一些人影。暗忖：「難道兄弟沒有來麼？」將燈細細的一照，卻見階檐石上有兩個乾腳跡印，因歎道：「累他守了半夜！他雖去了，不知怎樣恨我。蘇郎蘇郎，你只道是我負你，我卻也出于無奈。」

于是，也不關門，竟上樓去睡。